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朱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寔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砦。關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爲患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一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橐。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平庭觀溪馴。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處置人
多此漸

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程觀州，則控制南
丹陸家砦、茄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
臣自歷邊，卽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爲宜州
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
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
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
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族人以爲
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死
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爲觀聲援。
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爲觀州，設知州一人。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歿、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也、邊吏誣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糜費甚於觀州、況守臣到任、卽奏推恩其子、州縣若

堡例得遷官酌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

如此職官何異賦盜

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爲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爲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過潢溪恩德砦召

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遠，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帝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譟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關至，卽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內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亭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

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
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
萬歲

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
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卽唐南
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
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邛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雋郡會無
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邛部
州都蠻主黎在遣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八
諸
卷
四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
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
邛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
旣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
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
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
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
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僂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舊昆明徙苻都冉驪白馬氏爲最大消水夷者羈縻十五州五圉蠻也襍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

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立鬼主灰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消井之阻斧望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實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向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
邊患後因饒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趨捷朝
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
獲其用西南溪峒諸蠻槃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
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旣霸遂服於楚秦昭
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
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
之渠帥饒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
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
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奔邊圉五州連袤
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
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遁殺皮師勝父子
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魘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
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
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
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
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
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

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卽傳告陬落郡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讐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

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剗通融州。道路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剗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常集人戶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徭人。故可爲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歛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

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滋。襄武岡所屬二州。悉爲獠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帥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高揖言。獠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若官。每縱人深入。畧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每侵獠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獠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徭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以毋質田。徭人詐匿其產。徭人者諭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徭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逃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初徭人與省戶父爭殺。二人歿。叔係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徭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係。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裨葉行代叔係。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潯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玃狔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爲玃蠻侵掠民皆轉徙而山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玃狔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誤乃在此
州郡無權
緩急何以
便之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
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
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
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
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郡不能制遂慢守
臣反通獠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
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
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
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
宗時朔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

州與桂州爲隣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
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都非不奉行特以平居
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
靖江興安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
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
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族之避征
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卒爲淵藪如武
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

當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徭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卽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爲徭人所
信服者立爲所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徃徃行賄得
之爲害茲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三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選戰歿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
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雜牛
醢酒以徧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
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
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
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嘗募民
爲弓弩手給地以耕卽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

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寢弛徭蠻因之爲亂
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
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峒丁等皆計口
給田多寡濶狹彊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
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
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
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
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
其償益急反寄命狃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緱楯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
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
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貞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
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規
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
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
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
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宋初以來有龍
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
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
丹砂羶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返萬
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
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
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依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
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
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王郤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
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怯苴怯苴韋帶
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靽鍪負犀革銅盾而
跣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瀾滄
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靽
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
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
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外則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水耕蠶織錦縑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縷而幅之長川諸山徃徃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麴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始生若羔歲中紉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

閭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
歸義歿閭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
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詔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私之多所求丐閭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
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
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舊州分二道進次曲
靖州閭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
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
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閭羅鳳歛戰齒築京觀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閭羅鳳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
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
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
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歿相踵於道
宓敗於大和城歿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閩羅鳳因
之取巽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
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
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漫散山
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
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

風雲

人編集

卷言平四

七

以石指梧大曆十四年閻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
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異牟
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
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異牟
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
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戾歲索兵助防異牟
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雋州破爲所虜
閻羅鳳重其惇儒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
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
若吐蕃憊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

得人得人
事亦難矣

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
韋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
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
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
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臯護
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
臯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
佐時衣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
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

其子閭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
 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帛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
 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
 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爲判官賜黃金印
 文曰貞元冊南詔印茲至大和減異牟尋遣兄以良
 馬六千迎之金鑲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
 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
 軍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
 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冊印稽首拜又授

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茲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茲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亾略盡，惟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茲前，茲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見山西熨故地破茫掠弄棟
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
遼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壑修戰備帝許出
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
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嶺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
爲虜所脇反爲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北歲屯京西
朔方太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
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
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
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嶺州扼西瀘吐

番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吐蕃大
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
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
羅爲都統遺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
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
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
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雋
州實往來道并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
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

檄陳磨世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是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
亦不敢圖南詔臯令遣將按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道
論誤熟誘頻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徂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戰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輕

重謂南詔也。臯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嵩州。實窺雲南。請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部分其勢。臯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臯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劔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

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
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
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
天、子、禮、之、元、和、二、年、異、牟、尋、死、子、勸、閭、勸、立、明、年、死、
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
其、弟、勸、利、長、慶、二、年、始、賜、印、是、歲、弟、豐、祐、立、豐、祐、
趨、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
清、平、官、酋、龍、立、肅、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主、以、
草、苴、進、使、者、而、肅、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
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收、發、湖、荆、

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其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儋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族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郭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嵩七州爲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

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
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
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旣而戍士怒將
醢師望，以逞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胥冒尤不法，誅
責苛纖，其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
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岐，盛夏
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
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
萬，侵嘉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
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薄嘉州。

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譟而進滂遂遁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亾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彊之使南而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

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此結蠅營、怙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閬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簔、盡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筮沙取滴飲之、耽沿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闕而酋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

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覲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華稻潄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白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鵠車四面攻士叫譁鵠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歿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鄣落爲蓬籠如軍輦下設枕木推而用

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異貯糞，潘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耽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陳所賫，柏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柰何？請退舍。

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頽交火于孺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輜什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酋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爲銳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僂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

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
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
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
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卬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
華民必剗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
八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
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
悉發婦耕以餉軍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
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寃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
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卬成都大

震人入玉壘關士乘滅清平官遣使者責驃信書
遣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慰蜀王故毀勣欲許
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乃斬其使
留二人還乾符元年努略雋雅間破黎州入邛崃關
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
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饗窮乏
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
制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
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
之收邛崃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

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
 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
 杜驤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
 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
 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
 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
 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
 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
 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嘔末等爲間築戎州馬河沐源
 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

奪酋龍志發疽灰于法嗣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
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駢乃譎說帝盧耽召兵東方戍
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
藏空虛士卒瘴癘療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
爲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
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糞有北兵七萬首尾奔
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
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
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南使及還具言驛信誠款

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
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楊州上言三人
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
等皆歿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于舜化立至宋改國
爲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間以馬
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爲郡縣而段氏
尚據大理云

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
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
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閼越兵未踰嶺，閼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閼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爲嗣。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

懼人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齎

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遠自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弔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共就

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太監作亂。王深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能。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行。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士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衛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

爲龍亢侯乃下敕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
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且
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得之南越已平遂爲九郡
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
詔徃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
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安南國王四年十一
月訥剌丁還光昺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
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刺丁
長爲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

事一君長親朝

二子弟人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

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霁以

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霁

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娑俱病歿

中書省移牒光霁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

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

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霁復書言本國欽奉天

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

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

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曷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答之略正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立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霽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

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祿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以金身代
一訪此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
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密
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
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
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
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
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
何之其方技子大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
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
還所留來使帝卽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荊湖占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
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
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
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
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
朝三十年于茲于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
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
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
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
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

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亾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長生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畏死貪生之意共祀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斛馳駙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貴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

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旣而曲烈及
塔海撒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
便願隨力奉獻軍糧日烜復遺書與鎮南王言不能
親見末元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
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
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
護本國土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
阿里持書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盤屯兵七源州又
材李縣短萬却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撤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官軍遂分六道進攻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松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

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日
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解與唆都等
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
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
大僚獲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邦憲劉
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
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
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
水路敗日烜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
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

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帝。卽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還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

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
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
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
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出單邑縣趨益州開道以
出次思明州命受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
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烜
卒子日燂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
曾持詔再諭日燂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燂遣
倖臣來貢廷臣以日燂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
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

石保

本日

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
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
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
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燂大意以霖
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
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惻向以虛文
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卽位
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

其風上但書以對。齊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誦二

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
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
久之十二月又命秘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
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
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
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
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
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
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
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凡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天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
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
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
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
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
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
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歿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
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
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
慈引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
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徵守塞下卓膂
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繅九千匹卓曰爲者則
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畱稍遷西域戊巳
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
遂其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其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
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
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軍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
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
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卓於望垣北爲羗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鄆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羗鄉侯邑千戶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

逆狀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如此咆哮其人身尚可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視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非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
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
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
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無孝順之節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
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
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
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劬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

人所遺也
仕宦而貪
財不殺何
為

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虜資財謂之搜
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
妻畧官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
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
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
清題月
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

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鸛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斬瓊毖而彪恐懼詣卓謝卓旣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催詣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憩，諸將軍宜慎之。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及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大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舉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旣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叅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擄掠，催汜稠乃叅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畱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柸不兩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請汜大醉，汜疑惟集之，絞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營。彪等皆徙從，亂兵入殿，掠宮人、物件物。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宮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熹等十餘人和，惟汜不從，遂質畱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郛和漣汜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請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

怒阿遣鄒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鄒得以
免、惟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
舊京因遣使郭請、惟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
邁李惟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
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
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
郿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惟車駕進至
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贖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求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尉沮鵠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鵠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請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單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

百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
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承奉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
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
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貢獻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白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杆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畱宿衛。暹矜功恣睢。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栗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犇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爲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犇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熲爲安南將軍。封閭鄉侯。四年。張

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帝忌曹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雷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

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術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遣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誡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誦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

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
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
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
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
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
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
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

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
愷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

梁

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棗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傅，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
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
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
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
酒復以爲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
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
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
弢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
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大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
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
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
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爲梁
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
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
衆皆爲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
訪之世未敢爲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
拜江州牧遣加荊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
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旣

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
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
鮑之交臣忝外任漸蒞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
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
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
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
議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
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議未見其本
然臣見人未踰于導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社稷
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秦之初敦碑吳興沈充爲

參軍充薦同郡錢鳳于敦敦以爲錯曹參軍三人皆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

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鎮淮陰戴若思爲征西將軍
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寶粲敦也永昌
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
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率璞哭之極哀
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縲朝士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
不妄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
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甞不遣敦
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遣

難爲揚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辭。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畱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

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
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
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
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
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
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
驍執鞶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
斬敦乃止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
中二人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流

等身刀小
知者是時
民教被與
臨耳後觀
初八朝見
用周義皆

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
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
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江州
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
專國政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
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
略爲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
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
遂沮長史郝嘏等勸周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叅軍呂荷
訖敦曰周顓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心頗然之先是敦
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若果能舉用周戴
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
收之矣鯤愕然自失顓被收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
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拒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兵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以西陽王秉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敦遣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承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

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八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帝畏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詔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中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

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
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
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廩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
自副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敦忌之及
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兄子筵爲敦從
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筵與脫謀爲
不軌收筵于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于吳盡殺札諸
兒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卞會公乘雄
等爲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

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燕
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合驃騎大
將軍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使覘伺
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郗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充
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
乃僞言敦死于是下詔錢鳳暨子專爲謀主逞其凶
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
義聽受讒搆殘夷其宗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
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
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關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如敦已陽楚鳳承
凶宄彌復煽逆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
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識素著功臣之貴情義兼
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令不得相違論其乃
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
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
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
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
衆三萬向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舍爲元帥、舍至江寧、司徒導遺舍書曰、况之此舉、謂
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
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
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
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關
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仇
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
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
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
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遂唱好逆。至于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閉戶小大。受國辱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

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
因作勢而起因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
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褻尸以席蠟塗其外埋
于廳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率衆渡淮蘇峻等逆
擊大破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
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
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于是
發塋出尸焚其衣冠踞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

折敦首旣縣莫敢收葬者尚書郗鑒言于帝曰昔王
莽漆頭以輓車輦卓燃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
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
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
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于義爲弘
許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含父于乘單船奔荊州刺史
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
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香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尋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王敦舉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怛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關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素不

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敦逆狀率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期遣參軍鄧騫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還爲鎮軍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旣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四心必存
其辭皆本

敗績敦求臺駟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顓戴淵遇害流涕謂卯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督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
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鉦鏡清而悲巫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
自警卓不從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
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牒敦
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
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八編類纂